

高邮湿地公园

□ 毛勇

家门口新建了一座公园,很大,足有四百多亩,公园里有一条人行步道,整整两公里长。

从文游路东入口进来,沿着水渠(高邮头闸干渠)边上,向西北方向走去,路的外侧、水渠边间隔栽着桃树和柳树,里侧一路种了几排高大笔直的水杉,到了春季,桃红柳绿,青杉绿叶,一片生机勃勃、春意盎然。

水渠在路道的转弯处,形成了湖泊一样的一大片水面,说是渠,看上去却是湖。每到旺水季,水渠上游的闸口放水,水面比路面还高,人的心情也随着水面开阔起来。这时,渠的旁边会间隔坐着钓鱼爱好者,安静惬意,好不悠闲!附近的村民索性把一条条鱼网放入渠中,每天撑着小船,收网抓鱼,经常引来散步者的围观。

水渠的另一侧则是一个大大的池塘,四周长满了芦苇,一条水栈道沿着池塘周边,再与公园的空中廊道相连。池塘的东南角种着荷藕,西南角有一个观鸟台,东北角有一个亲水平台,可以钓鱼。夏天,荷叶铺满水面,荷花盛开,池塘里不时有野鸭在水中嬉戏,各色鸟儿在空中盘旋。

水渠边上的道路走到尽头,左拐向南进入一条南北向的梧桐大道。这里的梧桐是美国梧桐,树皮、树叶与法国梧桐一

样,树干却高大笔直,不像法国梧桐矮壮虬劲。路的两侧各种了两排梧桐,间隔很密,才四年时间,树干已经长得很粗壮,上面的树冠和枝叶已经在空中连了起来。整条道路绿树成荫,偶有少许阳光从树叶的间隙中透下来,形成斑驳的树影。每到夏天,这里是人们纳凉消暑的好地方。附近的人们在这里散步,还有人专门从远处慕名来这里游览休闲。路的两边还安放了一些休闲躺椅,椅子上坐满了人。

公园里到处种满了各种花卉果树。春天有桃花、樱花、紫荆、海棠、紫玉兰、白玉兰、鸢尾花,夏天有紫薇、荷花,秋天有桂花、银杏、柿子,冬天有梅花。人行步道的两侧还间隔放置了各种形状的太湖石,千姿百态,惟妙惟肖,不一而足。

春秋两季,很多人来公园露营、烧烤。去年这里新修了一些萌宠的设施,周末,年轻人则带着各种大小宠物犬在大草坪上遛达,宠物们好不欢快,主人们也悠然自得。

傍晚,是公园最热闹的时候。篮球场、羽毛球场上年轻人挥汗如雨;儿童乐园里小朋友们忙得不亦乐乎,有秋千、迷宫、骑马、攀绳等等;健身器材旁的中老年人做着各种健身动作,每天高峰期都是人满为患;精明的小商小贩们也赶来凑热闹,卖各种小玩具、小吃。

每天晚上,健身操、露天卡拉OK、萨克斯等的爱好者们也都找好了自己的位置。一段时间,声音很大,甚是嘈杂,让来此休闲健身的人们直皱眉头。后来可能有人说过了,声音小了好多。

华灯初上,河边、桥身、空中廊道、池塘边,五彩的霓虹灯光秀也亮了起来,给公园增添了靓丽的景致,特别是公园中心的两座灯塔。双塔是原来高邮染化厂的水塔和烟囱,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,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了,建公园时作为工业遗存保留了下来,成为公园里标志性的建筑。亮灯时,双塔上面有“绿色家园 生态高邮”“共筑中国梦 同建新高邮”宣传高邮文明城市的字样,与图案交替出现,色彩斑斓,美轮美奂。

公园的灵魂就是这双塔,让平面的公园有了立体之感,在设计上有画龙点睛之妙。双塔一低一高、一胖一瘦,原是水塔和烟囱,一个属水、一个属火,我称之为“阴阳双塔”,公园也就此达到了阴阳平衡,岂不妙哉?

对比现在的小桥流水、鸟语花香,这里曾经却是一片棚户区。高邮染化厂、船厂、东墩乡冶炼厂等企业相继倒闭关停,长期闲置或出租;东墩钓鱼垃圾场用土筒单覆盖后出租给小作坊;六百多户城中村房屋,有的已是危房;还有一处关停的石灰窑,出了名的“脏、乱、差”。笔者有幸参加了2018年底的“西北棚户区房屋征迁工程指挥部”,参与当时的拆迁大会战,几个月的日日夜夜,点点滴滴,记忆犹新!

了方向。这树的性子偏又倔犟如斯,既难复直立旧貌,索性执拗地朝向东南方向奋力伸展筋骨。岁月里一场无声的拔河,以树的隐忍变形写下了无奈的结局。后来南园渐荒,人迹罕至,猪圈也颓然坍塌,再无人理会这棵倔强榆树的方向与悲喜。

于是,这歪脖子的姿态便如此被光阴凝固。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,昔日令人愁蹙的烂泥斜坡,早已被平整的水泥斜坡所替代。如今我们所见这棵歪脖子骨头榆树,主干坚定地向东南方伸展着,竟恰恰横跨于去往南园大路的中央,宛如一位深谙世情、蔼然可亲的老派礼仪大叔,伸展着苍劲长臂,于风中做出热切迎客的姿态。行人每每路过,恍惚间仿佛感到那虬枝在风中微微颔首,传递着无声的问候与深情。

我时常驻足仰望这棵歪脖子骨头榆树。树皮深褐,裂纹纵横交错,如青筋毕露,又似大地龟裂的古老掌纹,记录着风霜雷霆的印记。树冠浓密如盖,夏日灼烈的阳光也仅能艰难筛下细碎跳跃的光斑,为行人铺就一路清凉。当年用以矫正它的麻绳,早已如褪色记忆般朽烂无痕,然而树干上仍清晰残留着一圈淡白印记,如同岁月悄然勒进骨肉的一道深痕,正是生命与外力相持不下的隐秘遗迹。那歪斜的脖颈,正是它既承受重压又未曾摧折的宣言,是大地深处倔强力量向天空伸展的坚韧姿态。

忙拎钩取鱼,却不料取下钩的鱼一个蹦跳滑溜回了河中。他“啊呀”一声大喊,朝向旁边的钓友说话:“真可惜,还蛮大的。”钓友淡定一笑,继续盯向自己的鱼漂。

再稍后点,一位卖葡萄的骑着电动三轮车来了。他靠在路边,娴熟地从车上拿下一块木板、一只白色布枕、一张红漆面机凳,然后顺着木板躺下来,头枕在枕头上,双脚跷在横着的机凳上,开始他的午休。不多会儿,他的孩子骑车送来了中午饭,他略起身接过装饭的袋子放在头前,继续睡觉。睡到下午三点多钟,坐起身拿出饭菜吃起来。他脸色黝黑、泛着光泽,看上去年纪并不算大,一边吃饭还一边跟周围的人搭讪。他说自己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拖着一车葡萄出门了,走街串巷,有时也停在小区门口,吆喝买卖;再休息一会儿,他就要骑着车顶着烈日继续卖葡萄,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。

傍晚时分,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趺拉着拖鞋来了。他走到河边沿的水泥石墩上坐下来,掏出香烟打火机点着,默默地看着水面……

晚饭时间到了,大家纷纷离去,桥洞里暂时恢复了安静。

遇见文游广场

□ 沈跃华

从人行路拐上文游广场的中心大道,匆匆的你一下子安静下来了。顺着大道,拾阶而下,是一枚小巧玲珑的广场,像少妇精巧的发髻插上了一根玉簪。广场西南面高,东北面低,两侧隆起,像一把躺椅,等待风尘仆仆的你,你尽管把自己交给广场吧。

广场四周,巨石勇士般镇守着,石之间树木相连,芳草遍地,繁花点缀,景色迷人。顺时针走三圈,逆时针走三圈,扩扩胸,挥挥臂,天高地阔,心旷神怡!广场是一张大荷叶,你是荷叶上的一只小蜻蜓;广场是一片宁静的海,你是泊在上面的一叶舟。广场后面两扇屏风左右对称,其上一是董其昌行书秦观的“山抹微云”,一是毛主席草书秦观的“纤云弄巧”,够你凝视沉吟半天。

袖珍型的广场是欢乐的大舞台,好戏连台,丰富多彩。清晨,市民纷至沓来,从各个道口进入广场。广场的正前面,上百人排列成方阵,一身蓝底白条的健美服,在劲爆的音乐声中,踩着铿锵的节奏,做着整齐划一的健美操,场面壮观震撼。灿烂的阳光斜照着他们红扑扑的脸庞,透着十足的精气神。健美操是他们雷打不动的每日一课,是对健康长寿的执着追求。

广场的左侧,鹤发童颜的老者打太极拳,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,刚柔相济,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广场的右侧,羽毛球健将们步伐矫健,身手不凡,你推我挡,轻拉慢挑,奋臂扣杀,球飞如电,叫你目不暇接。

一到晚上,男女老少潮水般涌入广场,跳起了广场舞。大地是舞台,星空为大幕,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。劲爆的音乐点燃了舞迷们的激情,他们旋转腾跃,舞动乾坤,声震天地,掀起了一阵阵欢快的波澜。快乐是市民的生活主调,小康生活是快乐的源头,而广场是不可多得的欢乐载体。

有人趁广场有空,扬着风筝,迎着风一路小跑,转轴放线,风筝越飞越高,在蓝天上晃晃悠悠。风筝线拴在条椅上,人笃定地坐着,跷着二郎腿,任凭风筝摇曳。有人颠琉璃球,球不离扇,扇不离球,旋转翻飞,出神入化。抖空竹的,挥着杆子,扯着绳子,转动空竹,上上下下,左腾右挪,嗡嗡有声,妙趣横生,玩得那叫一个溜。练书法的,大地作纸,提笔悬腕,笔走龙蛇,刷刷刷,流出飘逸的书法作品,叫你啧啧钦羡。有的人只为来广场上坐坐,枕着头,摊着身子,放开四肢,在椅子上打盹,嘴角透着笑意。真是无忧无虑,岁月静好。

广场尽头是半悬空的T台,上有栏杆,下枕河流;河有时是翻腾的巨龙,有时是乖乖女。T台两侧各有一排凳,给行人歇歇脚。对岸车来人往,城中村楼房鳞次栉比,市民有的到河边拎水浇花,有的洗拖把,也有遛遛狗的,桃花源一般的生活。

广场的后左侧有个拇指般大小的儿童乐园,大孩子嫌它局促,放不开手脚玩,小孩子可是喜不自胜,大老远地手就直往这指。大人们屁颠屁颠把他们朝这带,推着车,坐着椅,一路走一路逗孩子牙牙学语。一进了游乐场,小家伙们成了脱缰的野马撒欢,有的在人造地坪上姗姗学步;有的荡秋千,飞向天空,回落大地,悠悠荡荡,乐不可支,“咯咯咯”地笑成一串;有的饶有趣味地骑“木马”,前俯后仰,情有独钟;坐跷跷板的,翘起来,低下去,乐此不疲;有的来来回回钻“山洞”,前出后进,不厌其烦;拽着绳索攀上“悬崖峭壁”,顺势滑溜下来,摔不疼皮肉,伤不着筋骨,擦擦汗再来。

儿童乐园旁边有个翠绿的竹园,密密匝匝,不知深浅,你只能在外边绕圈子,禁不住想,里面有龙凤吗?

儿童乐园后面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,如同绿色的城堡,浓荫遮天蔽日,不知其深几许;走进去,沉浸在墨绿中,透心凉,爽歪歪。浓荫中藏着的鸟在叫,有的叫得质朴,有的千娇百媚,宛转悠扬;若隐若现,或远或近,你如同在仙境里。浓荫下面,却是一株株粗壮的树干,扎根大地,承载着浓荫;树林间的道路迂回曲折,给你山重水复、柳暗花明的惊喜。

走出树林,后面是平坦的开阔地,碧草如茵,树木零星,广场忽然如游龙向西一甩尾巴,余韵袅袅,给人以神秘之感。

古朴的砖路环绕着广场。你走在路上,抬起头,挺着胸,摆着臂,怡然自得。广场是生态氧吧,空气清新;广场景色优美,天空湛蓝,白云朵朵,阳光明媚;蘑菇状的树球星罗棋布,锦缎般的灌木丛一路夹道欢迎。每个季节你都能欣赏到五彩的画卷,春天桃红柳绿,盛夏荷叶连天,金秋丹桂飘香,寒冬松竹梅凌风傲霜。广场西北侧是一湾小河,河对过古文游台掩映在葱茏中;广场的东南面是一条蛾眉样的灌溉渠,两河夹着一个广场,把广场跟外界隔开了。广场的北侧有几排楼房与外界隔开,南侧有围栏,通过道闸与公路相通。广场四不靠,你可以闭着眼睛走路,倒着走也行。

广场东南侧是一片开阔的停车场,柏油马路,车位多多,还有充电设施,方便你到此一游。

在我的老家南园,但凡来过的人,无论脚步匆忙或悠闲,目光总不免被西大门右侧一棵歪脖子的骨头榆树所牵绊。树干足有二尺粗细,高耸十余米,宛如大地向天空伸出的一根倔强指骨。盛夏时节,浓绿枝叶尽情舒展,俨然撑开一柄巨大苍翠的伞盖,十几个平方的地面悄然隐入它清涼的怀抱。

如今这方圆几十里的乡间,这样苍劲的老树已是稀罕。每每有客人初来乍到,寒暄过后劈头便问:“这是什么树?多少年了?”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常常令我一时语塞。树龄几何,竟成了悬于我心上的一道谜题。

回溯童年,我便熟悉了这树的模样。彼时它不过孩童臂膀般粗细,至于何年何月植下,已湮没在时光的尘沙里。只知在高邮这一方水土,人们皆呼它为野榆树,又因其木质坚硬如骨,乡民们便形象地唤作“骨头榆”,这名字里透着朴素的筋骨力道。

在我记忆深处,它曾扎根于老宅西北角猪圈北面那片喧闹的土地上。母亲曾告诉我,南园树木葱茏,屋后又有一片修竹摇曳,引得百鸟翔集,衔枝筑巢,育雏其间。每逢春夏,不知疲倦的鸟爸鸟妈们便衔着果籽前来喂食,它们每每瞥见主人按时为猪添食,顾不得口中衔着的果籽,便急急扑棱棱飞下,竟与猪争食起来。嘴儿一松,那些饱含生机的果籽便纷纷掉落在猪圈四

夏至刚过几天,太阳就变得异常亢奋,地上每天像下了火,天地间成了一个蒸笼,闷沉沉,黏糊糊。

躲无可躲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纳凉的好地方——桥洞下。桥是刚刚改造过的,桥面加宽,桥梁抬高,利于行车,利于跑船。大概是工期赶得急,桥洞里还没有修缮,地面是挖翻出来的泥疙瘩裸露着,时间久了泥疙瘩变得板结、坚硬,踩上去硌脚。施工方大概觉得这样太寒碜了,便在上面盖了一层绿纱网,没过多久,绿纱网断了、破了,被风撕扯成条条缕缕,宛若小时候父亲穿久的汗衫。桥洞里风大是优点,缺点是大风一吹会有看不见的尘土扬起。即便如此,桥洞里的凉快还是吸引了许多人前来。

正午十二点,几位戴着橙黄色安全帽的工人过来了。他们找到还剩一点条缕的绿纱网盖着的地方,从蛇皮袋里取出一块塑料皮子铺开来,然后坐下,取出早上出门就准备好的中午饭吃起来。白米饭上覆盖着炅菜瓜、腌制的苋菜茼。吃完了,从袋子里掏出一只塑料大茶杯,咕咚咕咚喝了个饱。吃饱了喝足了,他们顺着塑料皮躺了下来,鼾声立刻响起,路过的汽车喇叭声、行人说话声对他们不产生丝

歪脖子骨头榆

□ 卢世平

周。如此这般,猪圈附近便杂树丛生,槐树、楝树、杨树、桑树,高的矮的,粗的细的,各自悄然生长,蔓延出生命的恣意。

猪圈北面,一条东西走向的泥径,曾是南园通向西边大路的唯一小径,也是登临南园的必经咽喉。南园地势高出周围农田约一米五,其西侧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沟,日夜流淌着乡村的低语。前来南园的人,须得自西边大路沿着蜿蜒田埂曲折行来,最后还需攀爬一段陡峭斜坡。那斜坡未经砖石铺就,只凭行人于泥土中踩出深浅不一的泥坑,权作垫脚之阶。每遇雨天,坑中积水,斜坡泥泞湿滑如涂油,行人总需揪住路旁树枝借力才能登顶。可惜路旁杂树根基浅薄,用力一拽便应声而断。唯有这骨头榆,韧硬非常,虽被攀扯得枝干低垂如躬身承受,却从不曾屈服折断。然而树头却因此日渐偏向西方,显出几分被世情牵累's 倾颓之态。

主人见状,心中不忍,便寻来粗韧麻绳,一端缚于树干中部,另一端深深钉入东南方向地下,意图借这绳索之力,抗衡行人拖拽,盼它重新笔直向上生长。然而事与愿违,麻绳紧缚经年累月,骨头榆那坚硬的主干竟被这外力的意志强行固定

桥洞纳凉

□ 张爱芳

毫影响。没有闹钟,也没有人叫他们,一个小时后他们像接到命令般齐刷刷地醒了,将所有东西收进各自的“八宝囊”里,骑着电动车走了。

午觉时间后,几位钓友来了,他们从电动车踏板上拎下装渔具的大箱子径直走到河边沿,大箱子贵气豪华,像密码箱一样引人注目。河边沿栏杆还没来得及装,他们却顾不得这危险,从箱子里拿出小凳子坐下来,然后不紧不慢地一样样拿出钓具铺排开来。一切准备就绪了,开始打塘子、捏鱼饵。钓竿甩出去,专心致志地盯着水面。鱼漂稍微一动,他们便拎竿,这里鱼并不多,往往十竿倒有十竿空,他们也不在意,似乎来此只为了消遣纳凉。有位大男孩大概是初学钓鱼,一竿拎上来一条小鳊条鱼,高兴得什么似的,笑着四下里张望了下,才从钩上取下鱼,像考取好成绩后等待老师表扬的学生。又等了十多竿,拎上来条稍大点的鱼,他急